

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的基本调型和范域切分研究*

姜鲜女 郑鲜日

[提要] 本文采用语调音系学理论和方法,对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成分的基本调型以及范域切分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是基于特定音高事件而界定的,当它只包含一个音系词时,这个音系词的 H-词调实现为表征该韵律短语单位的 H*;反之,当韵律短语包含多个音系词时,其范域的切分过程会受到句法结构的影响。通常,句法结构中的词组语类映射为韵律结构中的韵律短语。在调型方面,组构韵律短语的多个音系词中,只有其中一个音系词的 H-词调实现为 H*,至于哪一个音系词的 H-词调实现为 H*,则取决于词首的词性。

[关键词] 延边朝鲜语 韵律短语 调型特征 范域切分

一 引言

韵律短语(PP, phonological phrase)是韵律层级结构中位于音系词以上,语调短语以下的韵律成分。韵律音系学(Selkirk 1986; Nespor & Vogel 2007)和语调音系学(Pierrehumbert 1980; Beckman & Pierrehumbert 1986; Ladd 2008; Jun Sun-Ah 1993)均主张韵律短语构成一系列后词库音系规则的使用范域,并由特定的调型来表征。

自韵律音系学确立以来,朝鲜语韵律音系成为朝鲜语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有关朝鲜语韵律结构的早期研究中,学者们主张韵律短语是利用形态句法概念在映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韵律层级单位,句法结构中词组语类(phrasal category)的边界是确定韵律短语范域的主要依据(Cho 1990; Kang 1992)。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某韵律成分只能通过与之相关的音系现象来界定,而它与形态句法结构成分之间的映射关系不能事先用于论证该韵律成分的存在(Beckman & Pierrehumbert 1986; Jun Sun-Ah 1993)。与此同时,语调音系学的建立为发现与韵律短语相关的音系现象提供了科学而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为朝鲜语韵律研究带来了突破。韩国的 Jun Sun-Ah(1993)采用语调音系学者 Pierrehumbert(1980)的 AM 理论框架,分析了首尔朝鲜语的韵律短语范域切分情况和调型特征并证实了其基于音系现象的韵律成分组构原则。朝鲜语有 6 大方言区:东北方言、西北方言、中部方言、东南方言、西南方言、济州方言,首尔朝鲜语属于中部方言。Jun Sun-Ah(1993)还发现虽然 6

* 本研究为 2018 年度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18YLFCB02)”的阶段性成果。《民族语文》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

种不同的朝鲜语方言有相同的韵律层级结构，也都存在韵律短语成分，但不同的方言在韵律短语调型上显示出很大的区别。

延边朝鲜语属东北方言，在韵律短语范域中显示出有别于其他地域朝鲜语方言的调型特征。与其他大部分非词调朝鲜语方言不同的是，延边朝鲜语是一个典型的词调 (lexical tone) 方言。它的词汇语类已在词库中形成了特定的词调，当这些词汇进入后词库阶段 (post-lexical level) 时，韵律短语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调型特征。然而，迄今为止，有关延边朝鲜语韵律成分和韵律层级结构的研究极为罕见，以至于不仅无法针对该方言各个韵律成分进行本质属性的定义，而且也无法检验各项音系学理论主张与假设在延边朝鲜语中的运用。鉴于此，本文拟详细描述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的调型特征以及范域切分情况，通过最新的研究数据来验证语调音系理论模式在韵律研究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把自然语流中基频曲线的语音数据加以范畴化和概念化；同时探讨延边朝鲜语韵律层级结构问题，并对其结构中的韵律短语成分进行全面、系统的音系解释。

二 调型：语调音系理论框架中的范域界定标准

语调音系学主张界定韵律短语范域的主要依据是其调型，而不是句法结构 (Beckman & Pierrehumbert 1986; Jun Sun-Ah 1993)。一个语调短语在实际话语中可呈现出不同的韵律短语组构情况，而单凭句法结构与韵律结构的映射关系无法准确地预测这种韵律短语构拟上的多样性。鉴于此，语调音系学提出另外一种以特定声调音系现象为依据而界定韵律短语范域的方法。他们主张韵律短语范域和音高走势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关系，不同语言的韵律短语都有自身固有的调型特征，根据这种调型特征切分出的调群正好与韵律短语形成映射关系。因此，在语调音系学理论体系中，韵律短语的范域是基于其调型特征而界定的。由调型切分的韵律短语边界通常与句法层级结构中的词组语类边界相一致。

利用语调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Jun Sun-Ah (2006) 对首尔朝鲜语韵律短语的调型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图 1 所示。Jun Sun-Ah (2006) 主张首尔朝鲜语的韵律层级结构由 5 个韵律单位组成，韵律短语 PP 位于中间短语 (ip) 以下，音系词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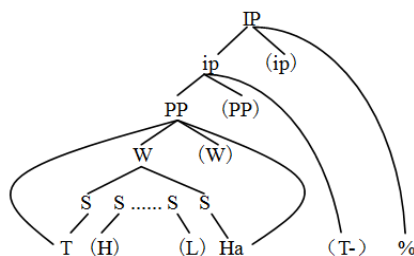


图 1 首尔朝鲜语韵律层级结构 (Jun Sun-Ah 2006:2)

首尔朝鲜语中一个 PP 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音系词组成，表征 PP 范域的基本调型是 LHLH 或 HHLH。当 PP 包含 3 个以上音节时，基本调型中的前两个调 (TH) 表示该 PP 的左边界，它们分别落到 PP 的前两个音节上，而后两个调 LH 表示 PP 的右边界，分别落到 PP 最后两个音节上。当 PP 的音节少于 4 个时，基本调型中位于中间的两个调或其中一个 (H

或 L) 不会在表层显示。至于 PP 的第一个音节在 H 和 L 中与哪一个相联, 取决于首音节的第一个音段, 当它是送气音或紧塞音时, 首音节与 H 相联, 除此之外与 L 相联。

图 2 展示的是首尔朝鲜语语调短语 (IP) 例子中 PP 的调型特征。例句由 3 个音系词组成, 每个音系词独自组成一个 PP, 共有 3 个包含不同音节数的 PP。因每个 PP 的首音段是响音, 它们均与 L 相联。第一个 PP ([jʌŋmaninenin]) 由 5 个音节组成, 底层的 LHLHa 调型完整地实现在表层上。位于中间的两个调 +H 与 L+ 依次与该 PP 的第二个音节和倒数第二个音节相联, Ha 与最后音节相联, 表示此 PP 的末端。当 PP 的音节数少于 4 个时, 底层的 LHLHa 调型中只有一部分实现在表层上。例句中第二个 PP 只有 3 个音节 (jʌŋaril), 它的表层调型为 LHa, +H 与 L+ 均没有实现在表层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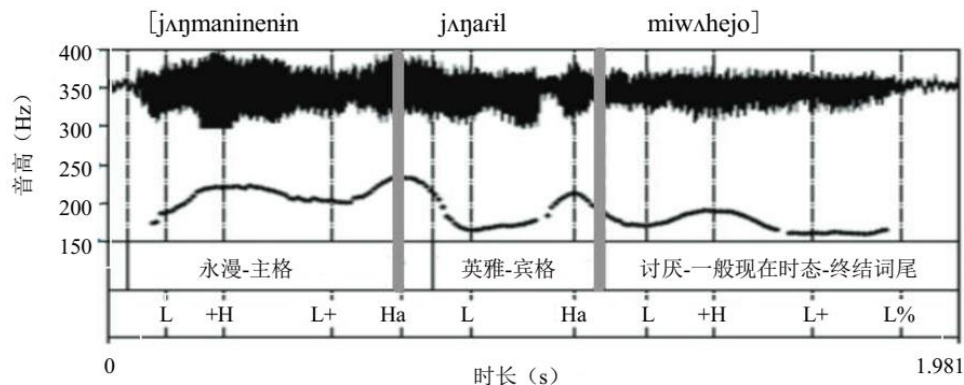


图 2 音高走势图: “永漫-主格#英雅-宾格#讨厌” = 永漫讨厌英雅

显然, 在语调音系理论框架中, 首尔朝鲜语的韵律短语范围是由特定的调型 (THLH) 来界定的。作为朝鲜语的另一种方言, 延边朝鲜语的韵律短语也呈现出界定其范围的调型特征。然而, 与首尔朝鲜语相比, 拥有词调的延边朝鲜语在 PP 范域中显示出更加复杂的调型,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包含在该 PP 中的音系词词调的影响。

三 延边朝鲜语的词汇韵律

与其他大部分非词调朝鲜语方言不同的是, 延边朝鲜语是一个拥有词调的方言。它的词汇语类已在词库中形成了特定的词调, 当这些词汇进入后词库阶段组构韵律短语时, 韵律短语调型取决于词汇原有的词调。因此, 只有明确该方言词调特征, 才能进行下一步对韵律短语调型特征的分析。

延边朝鲜语的词调系统由 H 和 L 两个基本声调音系单位组成, 两个调素之间存在对立关系。词汇在调型上呈现出 4 个特征: 第一, 在每个词汇中必将会出现一个 H; 第二, 在数量上, H 只允许出现一个; 第三, 无法预测 H 具体与哪一个载调单位相联; 第四, 除了与此 H 相联的载调单位之外, 词汇的其他所有载调单位都与 L 联结 (全学锡 1998)。

另外, 延边朝鲜语词汇声调系统中构词与词调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交互, 词汇在其形态变化过程中显示出词调变化。图 3 展示的是两个均有自身词调的名词词根的合成构词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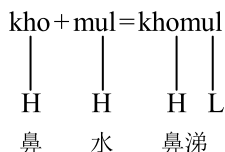


图 3 名词的合成

如图 3 所示，两个名词词根随着形态变化，它原有的词调也会有所变化。即名词词根 mul “水”的词调，从 H 变成 L，另外一个词根 kho “鼻”的调型保持不变。这种词调变化在粘着过程和派生过程中也可观察到。词根经过词库中构词与音系的交互之后，最终形成音系词，此过程中，在一系列词汇声调音系规则的作用下，音系词进入后词库系统之前便拥有自身的调型。

当几个不同调型的语素组构一个音系词时，此音系词在调型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与未经形态变化过程的词根类似的是，延边朝鲜语音系词的词调必须包含一个 H，并且最多只能出现一个 H，比如：/khi-ka/ “身高-主格（名词粘着形态）”，/manná-ta/ “遇到-终结词尾”（动词粘着形态），/nún-sa.ram/ “雪人”（名词合成形态）。当多个音系词往上一级组构成一个韵律短语单位时，后词库音系规则会改变音系词原有的词调。因此，韵律短语底层调型就是其音系词词调，而这些底层调型是如何转换为表层调型的？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四 实验过程

本文发音人为吉林省延吉市的 9 名女性和 3 名男性，母语为延边朝鲜语，平均年龄为 26 岁，均没有听力和口语表达障碍。语料包括句法结构各异的 7 个句子（见表 1），每个句子所包含的词组数量也不同。为了与由调型而组构的 PP 范域进行对比，作者在表 1 中以句法树末端词汇语类最大投射的右边界为标准，事先确定了每个句子中 PP 范域的边界^①。同时，为了全面观察 PP 范域中音系词（W）的词调变化，在语料设计中，把 PP 所包含的 W 的数量和 PP 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设为两个重要的变量。语料的录制方式是：每个发音人朗读每个例句 2 遍，共搜集语料 168 例（=7 例句×2 遍×12 人）。语料录音和分析均用 praat（6.0.21）。语料主要用于分析延边朝鲜语 PP 范域内后词库音系规则。

表 1 测试句表

S1 (见图 4)	영이는 영만을 미워한다. NP[N]+VP[NP[N]+V] [ʌŋi-nin] _{pp1} [jʌŋmani-ril Youngi (英姬)-主格 Youngmani (永漫)-宾格	英姬讨厌永漫。 miwʌ-handa] _{pp2} 讨厌-一般现在时态-终结词尾
S2 (见图 5)	영이는 영만이 누나를 미워한다. NP[N]+VP[NP[N-gen+N]+V] [jʌŋi-nin] _{pp1} [jʌŋmani nuna-ril Youngi -主格 Youngmani 姐姐-宾格	英姬讨厌永漫的姐姐。 miwʌʌ-handa] _{pp2} 讨厌-一般现在时态-终结词尾

^① 有关根据句法结构界定韵律短语范域的论证过程，请参考 Cho（1990）。

S3 (见图6)	영만이는 창민이네를 미워한다. NP[N]+VP[NP[N]+V] [jʌŋmani-nin] _{PP1} [ʃhaŋminine-ri] miwʌ-handa] _{PP2} Youngmani-主格 Changmini (昌珉)의家人-宾格 讨厌-一般现在时态-终结词尾	永漫讨厌昌珉的家人。
S4 (见图8)	어린이는 사나운 며느리를 미워한다. NP[N]+VP [NP [adj+N]+V] [ʌrini-nin] _{PP1} [sanawun mjʌniri-ri] miwʌ-handa] _{PP2} 小孩-主格 严厉的儿媳妇-宾格 讨厌-一般现在时态-终结词尾	小孩讨厌严厉的儿媳妇。
S5 (见图9)	병원에 입원한 동료의 부인은 내 동생의 친구이다. NP[s[NP[N]+VP[V]]+NP[N-gen+N]]+VP[NP[N-gen+N-gen]+V] [pjaŋwane ibwanhan tonjoe pui-ni] _{PP1} [ne tonjeseŋe ʃhingu-da] _{PP2} 住在医院的同事的夫人-主格 我弟弟的朋友-一般现在时-终结词尾	住在医院的同事的夫人是我弟弟的朋友。
S6 (见图10)	어린이는 며느리에게 코알라를 보냈다. NP[N]+NP[N]+VP [NP[N]+V] [ʌrini-nin] _{PP1} [mjʌniri-egə] _{PP2} [hoalla-ri] ponet-ta] _{PP3} 小孩-主格 给儿媳妇 考拉-宾格 送-过去时态-终结词尾	小孩给儿媳妇送了考拉。
S7 (见图11)	우리 사장님은 몸이 마른 사람을 좋아한다더라. NP[N-gen+N]+VP [NP [s[NP [N]+VP[V]]+N]+V] [uri sadʒʒaŋnimin] _{PP1} [momi marin saramil ʃoahandadʌra] _{PP2} 我们老板-主格 身体瘦的人-宾格 喜欢-一般现在时-终结词尾	我们老板喜欢身体瘦的人。

本文参考 ToBI 标注系统 (Beckman & Gayle 1994) 和 Korean ToBI 标注系统 (Jun Sun-Ah 2000) 对语料进行了韵律标注。音高重音 (H*) 和边界调 (T%) 采用的是 ToBI 的标注符号; 韵律短语边界调 (Ha) 则是 Korean ToBI 的标注符号。录音过程中, 经其他母语人听辨, 如果出现不符合延边朝鲜语朗读标准的无效录音, 便要求发音人重读, 确保所有语料的有效性。因此, 就语料的 H* 的位置而言 (后详), 标注一致率是 100%。此标注结果符合后词库音系规则无例外 (no exception) 的原则 (Kiparsky 1982)。

五 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的界定标准

与首尔朝鲜语相似, 延边朝鲜语的 PP 调型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图 4 展示了 S1 的韵律标注结果。与表 1 中以句法结构为标准的 PP 范畴切分情况不同的是, 图中 S1 由 3 个 PP 组成, 每个 PP 由一个音系词组成, 即后两个音系词 jʌŋman-ri] 与 miwʌ-handa 各自组构成一个独立的 PP。语图中 PP 范畴的边界由粗线来标示。这种在不同标准下 (调型 VS 句法结构) 韵律短语范畴边界不一致现象在 S2、S3、S4 中也可观察到。这说明 PP 的范畴不能事先由句法结构界定, 而需要基于与之相关的音系现象来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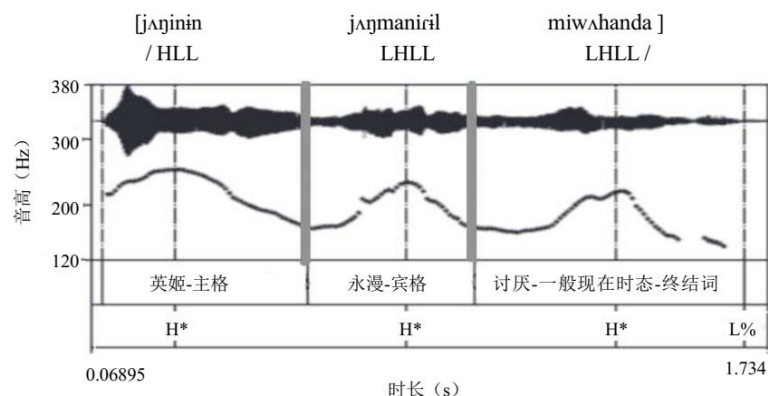


图4 音高走势图: S1 (发音人: 女3)

从图4的3个PP范域内音高走势中,可观察到的共同的特点是:每个PP范域中只出现一次基频高峰,在这基频高峰的前后,基频线呈现缓慢上升和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这基频高峰的位置正好与组构此PP的音系词的H-词调(即音系词在词库中得到的H调)位置相一致。例如,第一个PP由音系词jaŋjinin组成。该词原有的H-词调位于第一个音节,当它进入PP范域时,基频高峰恰好出现在第一个音节jaŋ上。后两个PP基频高峰位置的情况也是如此。据统计,进行标注的语料中,1PP-1W结构的韵律短语一共有288例(12例PP×2遍×12人)。在这288个PP范域中,基频高峰100%出现在相应音系词的H-词调位置上。

由此可知,当PP只包含一个音系词时,该词的H-词调实现为PP范域中的基频高峰(标记为H*)。在音系层面上,H*是表征PP范域的重要音高事件。然而,延边朝鲜语的PP范域大小不会只限定在一个音系词上。S2, S5和S7中均可观察到包含一个以上音系词的PP单位。在“1PP-多W”结构的韵律短语调型分析中,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每个音系词的H-词调如何实现在PP的表层调型当中?第二,PP范域中H*的数量是否受到限制?第三,如果是的话H*究竟能出现几个?

先考察“1PP-2W”结构的韵律短语表层调型,图5中,PP2([jaŋmani nunariil])由两个音系词组成。在PP范域中只出现了一个H*,其位置在第二个音系词(nunariil)的H-词调上。第一个音系词(jaŋmani)的H-词调进入PP范域后变为L,失去了原有的词调(LHL)。同样的音系词(jaŋmani)在图4中充当PP2的唯一成分时,它的H-词调实现为该PP的H*。由此可以看出,当PP包含1个以上音系词时,H*的数量在PP范域中受到限制。虽然PP2(图5)底层调型中有两个H(LHLHLL),表层调型却实现为LLLHLL。

那么,当PP的底层调型当中包含更多H-词调时,结果会是怎样的?S5(图9)的PP1包含4个音系词,即该PP底层调型中有4个H-词调。然而,PP范域的音高走势中只出现了一个H*。这说明H*的数量与底层H的数量没有相关关系,无论底层有多少个H,一个PP的表层调型中只允许出现一个H*。据统计,进行标注的IP语料中,“1PP-多W”结构的韵律短语一共有168例(7例PP×2遍×12人),H*无一例外地只出现了一个。

总的来说,延边朝鲜语的H*是一个标示PP范域的重要音高事件,其语音表现为韵律短语范域中音高走势的基频高峰。其韵律短语调型特点是:当PP只由一个音系词构成时,该音系词的H-词调实现为H*,音系词的词调作为该PP的底层调型直接转换为其表层调型;

相反,当多个音系词组构一个 PP 时,其中只有一个音系词的 H- 词调实现为该 PP 的 H*, 其他音系词的 H- 词调均变为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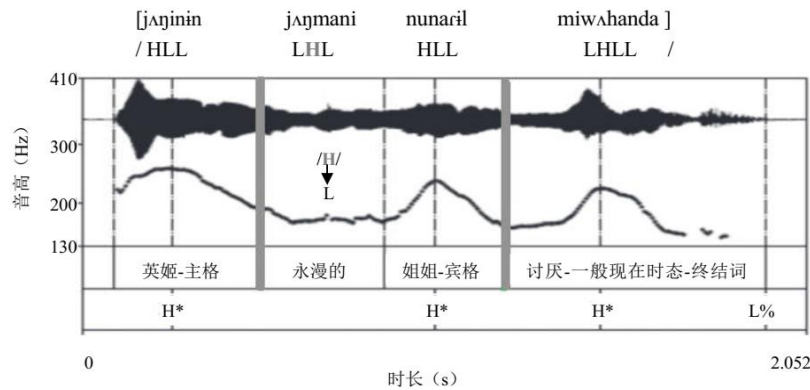


图5 音高走势图: S2 (发音人: 男1)

此外,在个别语料的 PP 范域中(图6),除了 H* 以外,还能观察到第二个基频高峰。这些基频高峰的位置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均出现在韵律短语边界附近。因此,我们把它视为标示延边朝鲜语 PP 范域的第二音高事件即韵律短语边界调(标记为 Ha)。当 PP 最后一个音节未与 H* 联结时, Ha 在此音节上实现为另外一个基频高峰。

Ha 只能在部分语料中观察到,它的出现与否无法预测。在个别语料中,即便是同一个发音人在朗读一个例句,从第一遍朗读语料中能观察到 Ha,而在第二遍朗读语料的同一个 PP 中却观察不到 Ha。目前为止,我们还解释不了具体是什么因素导致 Ha 的出现。针对 Ha,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 PP 范域中 Ha 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因此,在延边朝鲜语 PP 调型中, H 最多只能出现两次,一个是 H*, 另一个是 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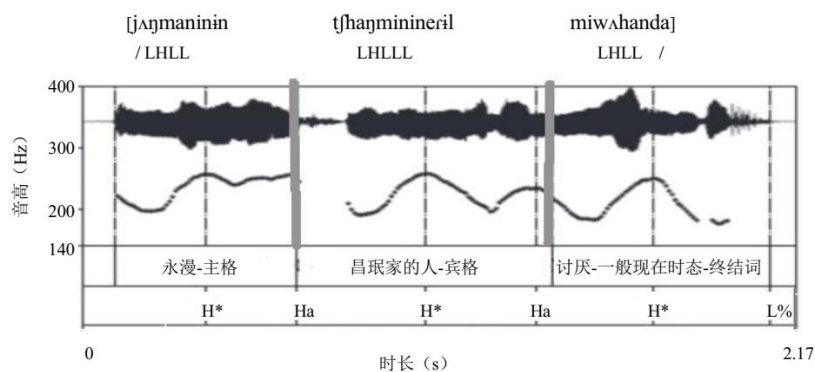


图6 音高走势图: S3 (发音人: 女4)

图7是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构建的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的结构树,其中归纳了 PP 以下层级所包含的韵律单位以及该方言 PP 的调型特征。如图7所示, PP 可由若干个音系词(word)组成,而这些音系词又包括多个音节(S)。音节当中,有的持有 H- 词调(S*), 有的则没有。在底层中, PP 可包含多个 S*, 然而, H* 只跟其中一个 S* 相联。如果 PP 的最后一个音节未

与 H* 相联，此音节有可能与 Ha 联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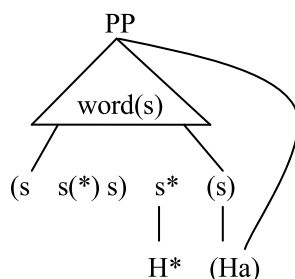


图 7 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结构及调型

基于以上论证，可总结出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范域界定标准为：表征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的两个重要音高事件是 PP 范域中的第一个基频高峰 H* 和第二个基频高峰 Ha。在 PP 整体基频曲线走势中，第一个基频高峰高于第二个基频高峰。PP 范域必须基于由这两个音高事件所形成的调型特点来界定，即在 Ha 出现的情况下，PP 范域内不会容纳两个以上的基频高峰。如果 Ha 不出现，那么，PP 范域内只允许出现一个由 H* 导致的基频高峰。

六 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范域切分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发现由相关调型确定的 PP 边界并不一定与句法树末端词汇语类最大投射的右边界相一致。只要词汇语类向上投射为词组语类均可构成一个 PP，即句法结构中的任意一个词组语类均可组构 PP。因 PP 范域可延伸至词汇语类最大投射的右边界，PP 范域内可包含多个 W，而这些 W 之间的句法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根据词首类型，词组可分为名词短语 (NP) 和动词短语 (VP)。据统计，进行标注的语料中，“1PP-多 W”结构的韵律短语一共有 168 例（7 例 PP×2 遍×12 人），其中 NP 有 96 例，VP 有 72 例。名词词首与其前置的修饰语可组构一个 PP，动词词首与其前置的论元也可组构一个 PP。

如前所述，在每个 PP 范域内只允许一个 H*。这意味着当 PP 包含多个音系词时，只能留下其中一个音系词的 H- 词调。至于保留哪一个音系词的 H- 词调，取决于 PP 中音系词之间的句法关系以及词首的词性。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 NP 调型。S4（图 8）的 PP2 sanawun mjʌniriɕil “严厉的儿媳妇”是一个 NP，由一个修饰语和名词词首组成，其中修饰语是形容词。如图 8 所示，其表层调型中保留下来的是名词词首 mjʌniriɕil “儿媳妇”的 H- 词调，而修饰语 sanawun “严厉的”的 H- 词调变为 L。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当 PP 词首是名词时，名词词首的 H- 词调实现为 H*，而修饰语的 H- 词调变为 L。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有必要考察结构更加复杂的 NP。

S5 的 PP1（图 9）是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 NP，名词词首 puini “夫人-主格”前有一个修饰语 tonjioe “同事的”，此修饰语又被另一个从句 pjaŋwʌne ibwʌnhan “在医院住的”修饰。这时，该 PP 一共包含 4 个音系词。图 9 中名词词首 puini “夫人-主格”的 H- 词调实现为此 PP 的 H*，其他修饰语成分（pjaŋwʌne “在医院”、ibwʌnhan “住的”、tonjioe “同事的”）进入 PP 范域后便失去其 H- 词调。由此可知，当 PP 是一个 NP 时，在其范域中实现为 H* 的总是名词词首的 H- 词调，其他修饰语成分的 H- 词调，无论有多少，都会在表层中被删除掉。

据统计，在语料的96例NP中，100%的H*落在名词词首的H-词调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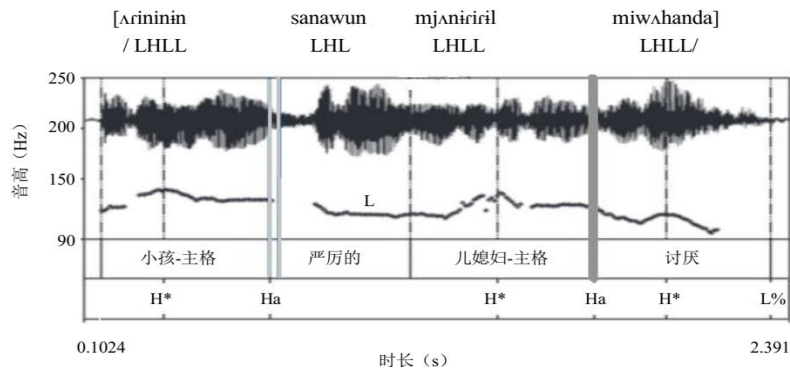


图8 音高走势图：S4（发音人：男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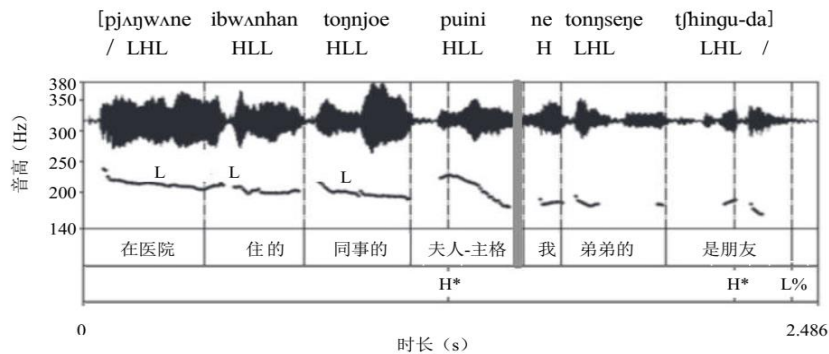


图9 音高走势图：S5（发音人：男3）

下面再来考察VP的调型。S6（图10）的PP3（khoalla-ril ponet-ta“送了考拉”）是一个VP，由一个论元和动词词首组成。与NP相反，图10中，该PP范域中前置论元（khoallaril“考拉-宾格”）的H-词调实现为H*，而动词词首（ponetta“送了”）的H-词调变为L。虽然，NP与VP在可组构成韵律短语单位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点，但是在范域内H*的实现上存在差异。NP的H*实现在范域右边的名词词首上，而VP的H*却实现在范域左边的论元上，方向正好相反。据统计，在语料的72例VP中，100%的H*落在论元的H-词调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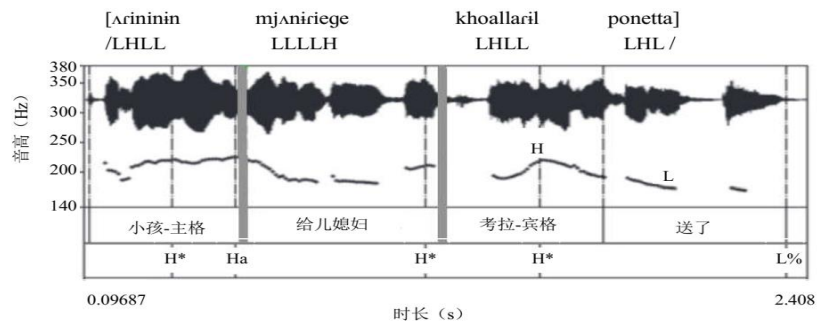


图10 音高走势图：S6（发音人：女6）

前面已指出修饰语和名词词首构成一个 PP，那么当带有修饰语的 NP 充当 VP 中的论元时，韵律短语调群切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S7（图 11）的 PP2 有着“修饰语 + 名词 + 动词”的结构。句中宾语名词（saramil “人-宾格”）由从句（momi marin “身体瘦的”）来修饰，而这带有从句修饰语的 NP 又是动词（tʃoahandadara “喜欢”）的论元。如图 11 所示，这 4 个音系词组构成一个 PP，其中宾语名词，即论元的 H- 词调实现为该 PP 的 H*，其他 3 个音系词的 H- 词调均变为 L。据统计，S7 语料有 24 例，在这些语料中，100% 的 H* 落到上述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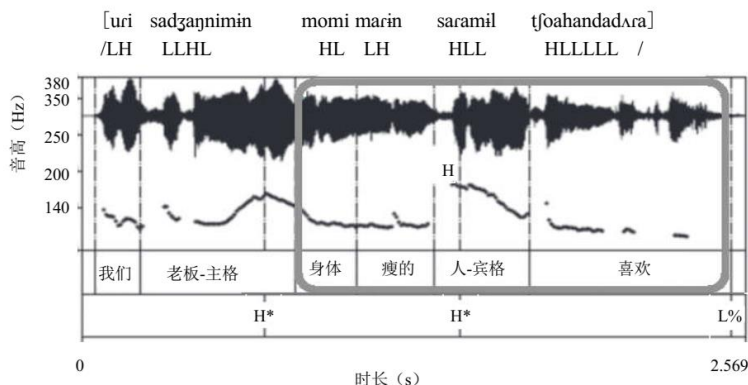


图 11 音高走势图: S7 (发音人: 女 1)

七 结 语

本文用语调音系理论分析了延边朝鲜语韵律短成分的基本调型以及范域切分情况。确定延边朝鲜语 PP 单位的主要依据是其范围内的基本调型和音高事件 (H* 和 Ha)。PP 在规模上呈现出多样性，即 PP 单位可由一个或多个音系词组成。因后词库音系规则限制每个 PP 范域内 H* 的数量，当范域中有多个音系词时，其音系词成分的 H- 词调不能全都实现在 PP 表层调型中，从中应该有相应的取舍。至于保留哪一个音系词的 H- 词调，取决于 PP 中音系词之间的句法关系以及词首的词性。当词首是名词时，其 H* 均实现在范域最右边的名词词首的 H- 词调上。当词首是动词时，一般情况下，位于动词之前的成分是宾语名词时，H* 落在此名词的 H- 词调位置上。

参考文献

- [1] 전학석. 1998. 《함경도방언의 음조에 대한 연구》, 흑룡강: 흑룡강조선민족출판사. (全学锡. 1998. 《咸镜道方言的音调研究》, 黑龙江: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 [2] Beckman, Mary, & Gayle Ayers Elam. 1994. *Guidelines for ToBI Labelling*. http://ling.ohio-state.edu/Phonetics/etobi_homepage.html. [Version 3. March 1997]
- [3] Beckman, Mary, & Janet Pierrehumbert. 1986. Intonational structure in Japanese and English. *Phonology Yearbook*, 3:255-309.
- [4] Cho Young-mee Yu. 1990. Syntax and phrasing in Korean. In S. Inkelas, & D. Zec (eds.). *The Phonology-Syntax Connection*, pp. 47-6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Jun Sun-Ah. 1993. *Th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Korean Prosod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6] Jun Sun-Ah. 1998. The accentual phrase in the Korean prosodic hierarchy. *Phonology*, 15(2):189-226.
- [7] Jun Sun-Ah. 2000. K-ToBI (Korean ToBI) labelling conventions: Version 3. *Speech Sciences*, 7:143-169.
- [8] Jun Sun-Ah. 2006. Intonational phonology of Seoul Korean revisited. In Timothy J. Vance, & K. Jones (eds.), *Japanese-Korean Linguistics*, pp. 15-26. Stanford, CA: CSLI.
- [9] Kang Ongmi. 1992. *Korean Prosodic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hD dissertation.
- [10] Kiparsky, Paul. 1982. Word formation and the lexicon. In F. Ingeman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982 Mid-America Linguistics Conference*, pp. 3-29.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 [11] Ladd, D. 2008. *Intonational Pho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 Nespor, Marina, & Irene Vogel. 2007. *Prosodic Phonology*.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 [13] Pierrehumbert, Janet. 1980. *The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of English Intonation*. MIT PhD dissertation.
- [14] Selkirk, Elisabeth. 1986. On derived domains in sentence prosody. *Phonology Yearbook*, 3:371-405.

The Phonological Phrase in Yanbian Korean: Basic Tonal Pattern and Prosodic Phrasing

JIANG Xiannu and ZHENG Xianri

[Abstract] The article,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onational Phonology,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he domain of Phonological Phrase (PP) of Yanbian Korean is defined and also looks into the tonal pattern of PP. We show that the domain of PP is defined by a specific tonal pattern which contains an important pitch peak marked as H*. If a PP contains only one phonological word, the lexical H of it would become H*. Otherwise, when the size of PP is bigger, Phonological Phrasing would be influenced by syntax and the phrase category withi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tends to form a PP. Among the several underlying lexical Hs of PP, only one of the lexical H would be realized as the H* and the location of H* is determined by the type of syntactic head, noun or verb.

[Keywords] Yanbian Korean phonological phrase tonal pattern prosodic phrasing

(通信地址: 姜鲜女、郑鲜日 133002 延吉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